

[美]康丝坦斯·欧班扬著

余光·文静译

野性的春天



野 性 的 春 天

〔美〕康丝坦斯·欧班扬著

余 光 文 静译

河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野 性 的 春 天

(美) 康丝坦斯·欧班扬 著

余光 文静 译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宁晋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9.75印张 199,000字 1988年11月第1版

198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0 定价: 2.85元

I SBN7—202—00259—0/1·57

内 容 简 介

在美国黑足部落，一个美丽温柔即将临盆的少妇惨遭枪杀……。

于是，一场复仇及情爱的帷幕在美国费城拉开了，精明强悍的詹·泰格为了报杀父、杀妻、夺产之仇，踏上了一条吉凶难卜的险途。

紧接着，一系列神秘莫测的事情在他身边发生——一个金发老人时隐时现紧紧跟踪在他的身后……

每当夜深人静时，一位体态丰腴的沉默女郎就出现在他的床前，与他共度良宵，然后悄然离去。

白天的英俊少年到晚上竟变成了美丽绝伦的少女可丽，但这都不是他的真实身份，她究竟是谁？

在这些困惑中，詹·泰格仍以一种势不可挡的勇气和力量，顽强地实施着复仇的计划。

詹·泰格遇到被继母、继兄逼迫逃婚出来的亚丽，各自的遭遇和复仇的决心，使他们产生了深厚的爱情，并共同复仇雪恨。

虽然他们屡遭暗算，历经千般磨难万般风险，但不屈服于邪恶和命运的摆布，顽强搏斗，终于击败了仇敌，魔鬼霍华心脏破裂，荡妇娣亚精神错乱跳海身亡。

这是一部充满神秘与传奇色彩的爱情小说，它以情仇交织，爱恨层生的复仇故事，记述了一对青年男女爱和恨的命运。

第一章

一八四七年十月·费城

蓝娣亚愉快地周旋于宾客之间，她所举办的精致宴会已闻名于全费城，而她本人更是一位出色的女主人。

当包山姆在她身边轻轻拉她时，她迸出了一连串的笑声。此人追求娣亚已有数周之久，今晚他的妻子并未与他相偕而来。他在她颈背上亲吻了一下，令她不由得一颤，鉴于众目睽睽，她拿扇子在她这位多情的客人肩上轻拍了一下。

“山姆，别人会怎么想。”她压低嗓音，展现她最迷人的笑靥。

“我们待会儿见。”他在她耳畔低语。

娣亚盈盈一笑，走向一群正在交头接耳的女士们。

“大家玩得还开心吗？”她殷勤地招呼着，扮演称职的女主人。她知道这些老女人巴不得看她摔在地上，当众出丑。她们来参加她的宴会，无非是因为不甘落人之后；而她容忍她们也只图她们帮衬个场面。

“娣亚，亲爱的，你这件礼服真漂亮，你得告诉我你的裁缝是谁，我也好去照顾她的生意。”一位女客说道。

“我很乐意告诉你她的名字，她住在巴黎。你知道，每年春天我去巴黎的时候都要添点新衣服。”

那位女客嫉妒地眯起眼睛。“告诉我，亲爱的，你丈夫对你这样经常出国作何感想？我知道他是个病人，为什么我们从来没见过他？”

“是的，几年前可怜的霍华得了中风，变成了半身不遂，话都讲不清楚，从此不再见客。”

“那你得费心地照顾他了。我知道你也掌管庞大的航运业务，这对一个女人来说一定很不简单喽？”

“也是不得已啊，韩太太，事情总要有人来做。你知道，雇个老实可靠的人有多不容易，要是凡事我不亲自参予，他们会把我吃空的。”

“他知道这些事业并不是真正属于你或你先生的。听人家说，一切都是属于你们远房亲戚的，你和你丈夫只不过是帮忙照料罢了。”韩太太说道。

娣亚看见韩太太面露得意之色，不由恨得牙痒痒的，她的确击中了娣亚的要害。“人是不该听信谣言的，韩太太。”娣亚说完就悻悻地离开，所有的乐趣一下子全不看了，她只希望大家都赶快回家去。

当最后一个客人离开后，娣亚上楼，静静地推开她丈夫的卧室门，她蹑手蹑脚地走到床前，却发现他正瞪着挂在壁炉上方的画像。她原本是想惹他恼怒才把詹家人的画像挂在他房间里，谁知他的目光总是紧盯着它不放，渐渐地变成是她恼怒了，她随着她的目光看去，知道他正在看詹乔安。

“你就是忘不了她啊？霍华。天天看着她却知道绝对找

不到她，心里有什么感觉？知道她宁愿喜欢她的印第安情人也不喜欢你，又感觉如何？”

霍华面孔胀红，娣亚觉得他可能逼他逼的过份了。毕竟，她必须让霍华活着，只有透过他，她才能控制詹家的事业，要是他死了，她就没指希了。想到人家是如何称赞她为照顾残疾丈夫的深情妻子，不禁暗暗觉得好笑。他们不知道她这后半辈子的希望都系在霍华身上，也不知道夜晚时她的情人们会从后楼梯潜入她的卧室。她晓得偷情必须隐秘，因为她不愿涉及任何丑闻。

“你不要心情不好，霍华，他们一定会尽力包顾你的。”她倾身在他额上吻了一下；而他愤怒的眼神充分显示出他的厌恶。

“可怜的霍华，你就那么怨恨娶了他？难道他对 你 不好？难道我没叫厨师准备你爱吃的？难道他没允许把乔安的画像挂在你房里好让你天天看她？”

霍华闭上眼，诅咒使他成为残废的该死疾病，他真希望他有能力摆脱娣亚。是的，他很感谢那幅画像——它使他活着。他必须活着看到乔安和泰格回来对付娣亚，娣亚恨乔安和泰格——霍华知道她怕他们回到费城时她必须面对他们。他曾经计划从他们手中夺取詹家的财产，但现在他只想见他们把它收回去。

娣亚为他盖好被子，走向画像下燃着的灯，正欲将它吹熄，霍华却发出反对的声音。她耸耸肩走向房门。

“如果你想日夜都瞪着乔安，他也不会抱怨。毕竟，现在你生活中的乐趣实在有限。我不是照你的意思把乔安的房

间原封不动地留在那里吗？当你要巴洛把你带到那个该死的房间去的时候，他还不是装着没看见？”娣亚微笑着说道。

“晚安，霍华，希望你有个好梦。

娣亚走后，霍华的目光又回到乔安的画像上，内心开始与画像作交谈。每天他都盼望着他们姊弟俩会回来索求属于他们的产业。他知道他们迟早会回来的。

霍华想到过去他把乔安和泰格赶走的事，即使是在那个时候，他已经被乔安的美丽所迷住了。要是他没向他们作不合理的要求，也许他们不会走的。

追悔过去的错误又有何益处，他想着这些。更改不了任何事情的。

蓝霍华现在是个生病的老人，只有回忆伴着他。他的眼皮逐渐沉重，一阵冷意令他打了个寒噤。“赶快回来吧！泰格和乔安。”他喃喃低语。“在我死之前回家来，我才能够对你们有所补偿。”

老人进入不安宁的睡眠状态中，梦里他看见了画像中的女孩。

娣亚回到她的卧室时，栽进椅子上，头往后仰着闭上了眼。基于某种理由她不再觉得宴会有趣了，她开始对她的生活感到不满足。为什么当她拥有她渴望的一切时，却不快乐呢？

她起身脱掉礼服，把它扔在床尾。她知道何以自己不快乐，因为这一切并不真正属于她——它属于詹泰格和乔安。

坐在床沿上，她脱去鞋袜，随意往地板上一扔。有时候她内心所燃烧的对乔安和泰格的怨恨似乎才是她生活中真实

的事情。娣亚微微一笑——不久她就能永远摆脱乔安和泰格了。她已找出能将他们置于死地的办法，现在只消等待她派去的人报佳音了。

她躺在床上得意地笑着，当她不必再畏惧乔安和泰格时，她的生活将会变得多么美好。

听到房门有声响，娣亚坐了起来，只见包山姆走了进来。“山姆，你来做什么。”她啐道。

“你晓得我会来的。”他靠近她。

“你太太呢？”当他矗立在她面前，一双眼睛盯着她的身体滴溜溜转时，她问道。

“我太太不在，只有你在这里。”他的身体压住她。

当山姆的嘴触到她的唇时，娣亚闭上眼睛，她可以暂时在山姆怀中忘记乔安和泰格。

詹泰格坐在米尔克河旁，心不在焉地将石子投向平滑的水面。这是个寒冷的十月清晨，巨大的冰块漂浮在河中。抬起眼，他望向远处白雪皑皑的山峰。

他的目光移向积雪深厚的茂密森林，轻轻赞叹着。内心不禁为这一片冬日美景所感动。

泰格站起来，阳光照耀着他绑了一圈皮带子的披肩金红发上，发出闪闪金光。他的皮肤晒成了深褐色，更衬托出覆在浓密睫毛下的紫蓝色眼睛。他的面孔粗犷而英俊——微笑或皱眉时，颊上都会出现酒窝，合身的鹿皮上衣裹住了他宽阔的胸膛，鹿皮长裤充分显出他结实的长腿，鹿皮鞋的带子则绑在小腿上。

他回忆起童年的生活，还有他和家人刚从英国移居费城时的美妙冒险历程。他仍清晰地记得他母亲死于肺病而他父亲被害死在奥勒岗的偏远山区后，他和他姊姊乔安被霍华姑丈收留时的那种无助感，蓝霍华是个残忍而冷酷的人，他那副嘴脸仍清楚地映在泰格脑中，使泰格常有重回费城面对这个夺去他继承权的人的冲动。

泰格的父亲，詹儒士，留给他们姊弟一笔相当大的财富。在费城有一个庞大的造船厂，还加上航行世界的货运船队。但是现在霍华姑丈控制着詹氏王国，泰格觉得他对此人的恨已成为内心深处的痛苦。其实蓝霍华并不算泰格的姑丈，虽然他曾娶梅莉姑姑，但她早已去世。所以他姑丈在法律上根本无权拥有詹家财产。他不知自己何以不回费城向蓝霍华讨回属于自己的东西。

他来到黑足部落已经几年了。当初他们姊弟所随的篷车队遭到印第安人的攻击，黑足部落就成了他们的家。

乔安嫁给了黑足族的酋长“风中之鹰”，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如今已育有一儿一女。她满足于现状，觉得与白人世界已毫无瓜葛了。

泰格想到他的妻子，也就是“风中之鹰”的美丽妹妹“晨歌”，她即将临盆，虽然他爱“晨歌”，但仍有某样东西老在牵扯着他，把他拉回过去。他的内心深处燃烧着强烈的仇恨，仍渴望对他的霍华姑丈施以报复。他知道总有一天他必须面对蓝霍华——他们之中的一个必会死去！

他的内心总是激烈地交战着，无论他怎样努力，过去都紧抓着他不放，使他无法获致心灵的平静。甚至于在他所爱

的女人怀里，他也挡不住在内心燃烧的复仇欲望，他知道他在对“晨歌”的忠贞与他欲更正过去错误的需要之间难以作最后的抉择。

向下游地方远眺，泰格看见一只雄壮的鹿正低头喝着冰冷的河水。他突然震慑于这片土地的美与安详。他怎能离开这个他所爱的地方，而回到一个再不属于他的世界？黑足部落就是他居住的地方，他在这里找到了爱与某种程度的满足。他望着抬起头迎风而立的雄鹿，思绪不断起伏着。不！他不要回费城……现在他生活的全部都在这里，他娶了“晨歌”，在她随时可能临盆之际，他怎能离开她？就让蓝霍华占有詹氏王国——泰格怀疑这会带给那人任何快乐。

他看着雄鹿跃上土丘，觉得与它有一种亲密的感觉。他也是这土地的一部分，白人世界与他已无任何关联。在黑足部落的土地上，他发现了许多人终其一生都在搜寻却没有找到的东西，他拥有爱和宁静——除了当他想起霍华姑丈时。

听到身后传来脚步声，泰格不禁露出笑容，他所接受的印第安人训练使他可以凭足音而识人，现在他知道来人必是他的妻子“晨歌”。

“什么事耽搁你了，我爱？他一直在等你。”他说着转身张开双臂。

当他凝视“晨歌”那双乌黑的眼睛时，不禁深吸了一口气。他从未见过一个女孩似她这般的温柔美丽，几乎有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气质，她的乌黑长发结成松散的发辫垂在背后，面容柔和细致，眼中蕴含无限情意。身高仅及他的肩膀，但是背脊却随时保持着挺直。

她投入他的怀抱，笑逐颜开地说：“我爱你，我的丈夫。”

“永远爱我，‘晨歌’。”他紧紧抱住她，低沉地说，“决不要停止爱我。”

她伸手捧住他英俊的面孔。有时候“晨歌”仍难以相信这个金红发之神爱她，而她是他的妻子。“哦，泰格，我爱你远超过自己的生命。除非我死去，我是不会停止爱你的。”

他露出温馨的笑容。“为什么你从来不叫我的印第安名字？”他吻着她的面颊问道。

她抚弄他的金红发。“对部落里其他的人来说，你是‘夜鹰’——但是对我，你永远是我的泰格。”

他开心地笑着把她放回地上。“你和乔安总是会提醒我要安守本分，不可忘了自己是谁，是吧？”

“晨歌”淘气地一笑，“只要你永远在我身边。”

泰格打量着“晨歌”。她的鹿皮袍子上缀着蓝色珠子和绿色羽毛，宽大的腰身遮掩住她怀孕的身材。他扳过她的身子，让她背贴着自己，然后轻轻抚摸她隆起的肚子。

“我已经等得有点焦急了，做父亲将是个即新鲜又刺激的经验。”他温柔地告诉她。

“没多久好让你等了，我的丈夫。我母亲说在新月出来前孩子就会生下来了。”

“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得注意不能让你累倒了，我要你开始好好照顾自己，我会请乔安和你母亲来帮你的。”

“请别给他们说什么，她们已经把我当病人似的看待了。我很强壮，可以独自照顾你和我们的帐篷。我喜欢为你做事，

我的丈夫。”

他牵着她走向部落，一路上笑声嘹亮浑厚，象往常一样“他的笑声具有感染性，“晨歌”的心情随之愉快起来。泰格把笑语和快乐带进她的生命中，她知道没有一个人会象她这么快乐。

他们回到部落时，天开始飘雪了，泰格把“晨歌”抱在怀中，走进他们的帐篷，他放下她，在她身边坐下，伸手沿着她的脖子滑过胸脯然后落在她的肚子上。“晨歌”在他眼眸深处看见欲望的狂热，也感觉到自己体内的渴望。

“快点把孩子生下来，‘晨歌’。我要和你做爱。”

她撩起他一绺头发。“我也想，你不会等太久的，我的丈夫。”

泰格轻轻推开她，知道他必须在欲望一发不可收拾之前克制住自己。“晨歌”临盆的日子太接近了，他是不该和她做爱的。

“也许我该另外找个老婆来满足我体内燃烧的欲火。”泰格开玩笑地说着。却只见“晨歌”脸上闪过痛苦之色，他立即为自己的玩笑话刺伤了她感到后悔。

“如果你的欲望这么强，你当然有权力再娶个太太。”她颤抖着唇轻声地说。

泰格抬起她的脸，一颗热泪落在他的手上。“我爱的‘晨歌’——我永远不要另一个妻子——我只是开玩笑罢了，除了你，我不会在爱任何女人。我们不是从小时候就开始彼此相爱的吗？”

“晨歌”点头，好一会儿说不出话来。“如果你极力想

娶另一个妻子，我是不会反对的。”她费劲地说着。

他微笑着说：“我想没有人愿意做我的老婆。要是我再讨一个，她只能烧饭和打扫，而我和你却躺在垫子上。”

“晨歌”破涕为笑。“其实我刚才没说实话，泰格。我不喜欢你碰到别的女人。”

泰格身子前倾，用唇攫获住她的唇，一阵温暖和满足的感觉遍布他的身体。当“晨歌”在他怀里时，他可以暂时忘掉一切。

“晨歌”转身然后亲吻他的面颊。“泰格，我知道你内心的感觉不会带给你安宁，我知道有一部分的你仍在渴望着白人世界。如果你想去面对让你不安的事情，他会了解的。去把你和你姑丈间的事解决掉，我会等你回来。”

泰格紧紧拥抱她。他一直不知道“晨歌”已看出他的心事，他该晓得他是瞒不过她的。

“我决不会离开你，有一天我会习惯我姑丈对我们的所作所为的。你要容忍我一些，‘晨歌’。”

“泰格，你从没告诉我你姑丈对你们做了什么，我也没问过，因为我想如果你愿意告诉我时，你自该会说的。”

“并不是我要瞒你，‘晨歌’，我只是不愿让你为我心烦。而且我也不愿那些丑恶的事情来破坏你我的生活。”

“难道你不知道你的麻烦就是我的麻烦，泰格？说出来让我为你分担，这样你就不必独自闷在心里了。”

他坐起来，望着帐篷外面。“它不是个好听的故事，‘晨歌’。”

“那你就更不该闷在心里了。”她把头枕在他腿上，握

住他的手。

他低头看着她，眼里尽含痛苦。“也许我是该告诉你的。”他的目光移向远方，仿佛陷于回忆之中。

“乔安和我出生在一个叫英国的地方，那地方离这里很远……要渡过大海。”

“我知道英国——乔安给我看过照片，美国本来是属于英国的。”

“不错。”泰格对我微微一笑。乔安不但教‘晨歌’历史，同时也教她读书写字，成绩相当不错。

“当我们还是孩子时就随父母漂洋过海来到美国，我父亲是个成功的造船家。他把他的工厂移到这个国家来。”泰格不自觉地说出了英语。

“虽然我的父亲因为工作忙碌而很少在家，但我们仍然有过一段很快乐的日子。当我十二岁的时候，我母亲死了。那时候我父亲正巧也离家在外，乔安和我并不知道不久我父亲也会死去，而我们的命运也将落在那寡廉鲜耻的姑丈手上。”

“什么是寡廉鲜耻，泰格？”

“那表示一个人是非不分，不受良心谴责，我姑丈图谋我家的财产。你知道，我应该继承那些现在被他霸占的财产。”

“我知道有一次你姑丈会掳走乔安，想把她带回白人世界去，结果‘风中之鹰’救了她”

“不错，霍华姑丈是不会放过我们的。你知道，依法他不能拥有我家的财产，只能代为管理。”

“晨歌”的双眼似乎笼罩一层薄雾。“如果你回去，你就可以住在象乔安给我看过的图片那样的房子，我可以了

解为什么你常会心烦。”

“那并不重要‘晨歌’，是我姑丈夺去我家财产，这件事令我难以接受，一想到这样的人住在我家，我就非常的愤怒。”他的手不自觉地搁在‘晨歌’隆起的腹部上。“我姑丈夺取了我的继承权也就等于强占了我们孩子的继承权。”

“晨歌”用脸摩挲他的手背。“我为你和乔安感到难过一个人偷取别人的东西是不对的，这种人应该受到惩罚。”

他微笑着说：“不必为我感到悲伤，和你在一起我很快乐。但有时候，我不会放弃和你在一起的生活而回白人世界去。”

“晨歌”冰雪聪明，知道她能使她丈夫快乐。但是有时候。我象现在，他似乎被拉往两个方向。她知道如果不是为她，泰格会回去追索原本属于他的东西的；她也知道除非这件事解决掉，否则泰格决不会有真正的快乐。

“我晓得‘风中之鹰’是在篷车队中发现你们的。”她故意把话引开。“我哥哥告诉我，他从第一眼就爱上了乔安。”

“是的，你哥哥和我姊姊婚姻美满，彼此相爱。我姊姊能抛开过去，而我办不到。”

泪水聚集在“晨歌”天真无邪的眼睛里。“如果我自有法力，我会抹去你所有的不快乐；只要能使你快乐，我愿意放开你，让你自由地回到白人世界去。”

泰格颤抖着吸口气，将她抱紧。“你就是我的快乐，‘晨歌’，不准再对我说这种话。”

“晨歌”的眼泪沾湿了泰格的脸，他知道没有她他是不